

电影文学剧本

大渡河

鲁琪等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35.7

内 容 说 明

本书描写一九三五年红军在长征途中抢渡大渡河、智夺泸定桥的故事。

剧本体现了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的军事思想和伟大的战略决策,表现了当年红军战士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剧中出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作者对他们之间的亲密战友情谊和领袖与普通战士之间的平等关系,作了较生动的描绘,亲切感人。在塑造领袖形象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大 渡 河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4 字数: 66,000

1979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500册

统一书号: 10061·319 定价: 0.32元

一颗巨大的炮弹模型矗立在一个石座上面。

石座旁边一个横眉立眼的日本侵略军，持枪肃立。

在石座的正面，刻有三个大字：“忠魂碑”。

忠魂碑前面，有一尊巨炮的模型，炮口黑洞洞阴森森地对着中国大地。

炮口越来越大，几乎占了整个画面，轰然一声，巨炮响了。

弥漫的硝烟中，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在太阳旗下，开进了承德城内。

巍峨的长城。

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插上了太阳旗，日本军长驱入关。

流民遍野，扶老携幼的逃难者，从东北各地奔向长城，向关内逃亡……

画外歌声：《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歌声中，日本飞机从空中扫射，步兵在地上枪杀；北平、天津，日本飞机在城市的低空盘旋，发出刺耳的嗡叫，街道上行人惊慌逃散……

海港，悬挂着各色帝国主义旗子的军舰在停泊。一艘军舰上，有个身穿海军军官制服的帝国主义分子，口里叼着雪茄，悠然自得地凭栏远眺，他那贪婪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中国的土地。

字幕叠印（画外音）：“一九三四年，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年代，蒋介石动员了上百万军队，向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

天空，带有国民党党徽的飞机。

地上，拖着大炮，长长的国民党军队的行列。

飞机在轰炸。

大炮在轰鸣。

字幕叠印（画外音）：“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画外，隐约的歌声：《长征歌》

红旗迎风摆，
鲜花路上开；
红军长征，
北上抗日来……

寂静的群山。莽莽的丛林。蜿蜒的山路。

在山路的尽头，渐渐地出现了一些蠕动的黑点。这些黑点越来越近，不久我们可以看出，这原来是一股巨大的人流在行进。

这股望不到尽头的人流来近了，我们看见：人们背着枪支，背着粮食，背着炊具……

人流。头顶上是炎热的太阳，脚底下是滚烫的鹅卵石，人们脸上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掉，衣服都让汗水湿透了。

人们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但是那不屈的双脚，却一刻不停，顽强地迈着大步，向着那峰峦重叠的群山，前进，前进。

队伍在前进，身挎驳壳枪的年青通讯员，在队伍旁边策马急驰而过。

政治工作人员，在路边的大树上、巨石上贴标语。

几个显眼的大字：“北上抗日救中国！”

一个十六、七岁的小战士，用刺刀在一棵大树干上刻下了这样几个字：“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红军在此经过。”然后想了一下，又在后尾刻上“小张”两个字。刻完，他回过头来，现出一张稚气调皮的面孔，对着观众呲牙一笑。

激浪奔腾，惊涛拍岸。轰鸣的浪涛声中，推出片名：

大 渡 河

浪涛声中，现出演职员表。

第一章

一间小房子里。几个身穿灰军服、头戴红星八角帽的中年人，正俯身聚在一起看一张地图。

少顷，他们直起身来。

一个身材高大、气度从容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思虑地：“从各方面估计，这次过大渡河是不会太轻易的。据说蒋介石也跟着我们飞到四川来了。”

一个面孔削瘦的人，是周恩来副主席。他说：“大渡河是他们最后的一道防线了。”

毛主席：“大渡河防线的总指挥会是哪一个呢？”

周恩来：“有可能是刘钧。”

毛主席问身边另一人：“朱总，你了解这个人吗？”

朱德：“他是四川军阀中的实力派。这个人我了解，他唯一的本事，就是自以为是。”

毛主席：“这个‘优点’，很好。这样的人鼻子长，容易上钩，对我们有利。”

众笑。门外有人喊：“报告！”

外面响起空袭警报的军号声，同时传来隐隐的飞机声，众人没有理会。

周恩来回头：“进来！”

一个年青的通讯员推门进来，立正，敬礼，掏出一封

信。

周恩来接过信，拆开，看了一下：“后卫军团的报告，国民党薛、周、吴三个纵队进至金沙江一线，正日夜赶渡，看来他们的速度也加快了。”说着将报告交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完报告：“好啊，跟上来了。他们既然不等我们，我们也没必要等他们。我看计划定下来就开始行动吧！兵分两路，由左权同志率领一部分部队走大路进大树堡佯渡，以牵制富林的敌人；主力则走小路。先遣部队由……”说到这儿停下，望望周恩来和朱德，问：“由谁指挥呢？”

飞机声越来越响。朱德望望毛主席，显然有些不安。

周恩来：“任务艰巨，伯承同志去吧！”

毛主席瞅瞅在他对面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怎么样？”

刘伯承严肃地回答：“一定完成任务！”

一阵飞机掠过的吼叫声，炸弹在近处爆炸了。泥块、尘土从屋顶纷纷下落。毛主席安详地抖了抖落在地图上面的土块，继续说：“好，就由伯承同志担任先遣司令，跟聂荣臻同志一起率部队经冕宁，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渡河。”说完他笑笑，“蒋介石恐怕想不到我们敢走安顺场吧？”

附近又有一颗炸弹在爆炸。

朱德焦急地：“主席，我可要下命令了！”

毛主席连忙答应：“好，好！总司令的命令坚决服从。隐蔽吧！”说着折起地图。

这里是一所会议厅的外间。

四川军阀头子刘钧、何湘辉，和几个国民党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散坐在沙发上闲谈。他们在等待开会，这是蒋介石入川后第一次召集的军事会议。

刘钧连连摆手：“从安顺场渡河？不，不！决不可能！”

中央军指挥官甲：“为什么不可能？”

刘钧：“安顺场地处狭谷，浪大流急，河中礁石林立，岸上峭壁柱天。仁兄，你没到过吧？这是天险哪！”

中央军指挥官乙摇摇头：“许多号称天险的地方，他们都闯过来了呵！娄山关、乌江，还有，还有……”

刘钧没等他说完：“在这个天险面前，我敢说任何军队都要垮下去！如果贵军有本事，我倒是真希望能象赶鸭子似的，把共军赶到安顺来。”他脸上带着嘲弄和自得的笑容，又扭头对另一指挥官，“仁兄，你说呢？”

中央军指挥官甲、乙相视，有些不悦。

身边另一指挥官察觉到，把话岔过去：“阁下这次身担总指挥重任，该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刘钧得意地：“也是委座知遇之恩哪！”

中央军指挥官甲、乙冷笑。

坐在另一边的几个军官也在闲谈。

中央军指挥官丙感慨地：“这个仗越来越难打喽！”

中央军指挥官丁同感地：“光说‘长追稳打’，可现在追又追不上，打又打不着，人家牵着你一个劲地拖，拖你个七零八落。”

中央军指挥官丙：“跟去年大不相同了！”

中央军指挥官丁：“问题是他们在遵义开了个会，换了人。”

何湘辉听了问：“换了谁？”

中央军指挥官丁：“还有谁？毛泽东！”

何湘辉：“噢，毛泽东，怪不得呢！”

中央军指挥官丙：“这个人打仗从来不讲战术，英、法、德、日我都研究过，没见过这种打法。”

中央军指挥官丁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纯粹的土战术。”

正这时有人喊：“委员长到！”

在场的人立刻紧张地整衣起立。

蒋介石与随从直挺挺地走进来。他今天情绪很好，脸上有了点不常见的笑容。他环视一下周围的人，随口问：“都来了吗？”

副官长上前：“都到齐了！”

蒋介石：“好，开会！”说着朝会议厅的门走去。

随从将两扇大厅的门拉开，可以看见深深的大厅里那

长长的会议桌。

蒋介石一边往大厅里走，一边兴奋地带着傲慢的语气说：“共军已经走上了绝路，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我可以断言，他们的命运已经定了，毛泽东将是第二个石达开。今天，我就让历史在我们面前重演！”说着步入了会议厅。

众亦随之而入，大厅门关上。

暮色苍茫。

一条小河，一座小桥，河岸上几所稀稀落落的小房子。

几个人从小房子里走出来。

等在外面的警卫员们，纷纷牵马迎上去。

毛主席：“伯承同志，安顺场可是石达开的老路呵！这位太平天国的大将，十万大军就被清兵败在那里。”

周恩来：“蒋介石正在梦想我们做第二个石达开呢！”

刘伯承：“主席放心，我们不是石达开！”

毛主席：“说得对，历史不会由他安排的。”

刘伯承跨上了马。

毛主席：“伯承同志，过彝族区一定要特别注意党的民族政策啊！”

刘伯承：“知道了。”说着策马向前驰去。

毛主席转过身来，见周恩来和朱德都准备上马，他向前走了几步。

朱德含笑说：“主席，既是‘冤家’们都跟上来了，我想到后卫军团去看看。”

毛主席点头：“好吧！”

朱德跨上马向后面驰去。

毛主席望望骑马驰去的朱总司令，对周恩来笑笑：“没办法，他一有机会就想去跟敌人照照面。”说着回头对一随从人员说，“电告后卫军团，总司令去了，要注意他的安全。”

随从人员：“是！”

毛主席问周恩来：“你也准备走吗？”

周恩来：“我到前面看看。”

毛主席瞅瞅周的脸，充满感情地说：“恩来同志，你近来的脸色好象不太好，感到不舒服吗？”

周恩来笑笑：“没有，我身体一直很好！”说着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马缰绳。

毛主席并不相信地：“你还是注意点身体吧！”

周恩来翻身上马：“在渡河之前，我可能留在一军团。”说完用目光征求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好吧，那里很重要。”

周恩来与警卫员策马去了。毛主席目送他们走去后，转身对牵着马等待一旁的警卫员说：“不要骑马了，跟战士一起走走吧！”

小警卫员噘起嘴站着不动。

毛主席：“走啊！”

小警卫员：“不骑马，一会儿碰上掉队的，又该把马让出去了。副主席嘱咐过好几回，不准把你的马总让给别人骑。”

毛主席指指周恩来去的方向：“他不是走了吗？”

小警卫员：“走了也不行。”

毛主席：“好，这回不让给别人，你牵着！”

小警卫员执拗地：“不！”

毛主席：“你这小鬼！你不走，我可要走了。”说着，转身独自向正在行进的队伍走去。

小警卫员瞅瞅，无可奈何，忙牵着马紧随在后面。

几个随从参谋、机要人员在后面相视偷笑。

毛主席走进战士队伍中，随着队伍前进。在苍茫的暮色中，我们看见他在跟战士谈论什么，一边谈，一边比着手势，谈得很火热。

第二章

一颗炸弹爆炸了。飞机带着刺耳的啸声飞了过去。

泥雨和硝烟散尽，一个年青的红军指挥员从地上爬起来，随着在他身下面也爬起来一个小战士。

这个小战士，我们认出来，他就是在树干上刻字的小张。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泥土，抬头瞅瞅用身体掩护他的指

挥员，呲牙一笑。

指挥员：“你还笑呢！”

小张立正：“团长，我没笑！”

这个指挥员就是红一团团长赵剑峰。

赵剑峰：“没笑呲什么牙？”

小张：“这……”

赵剑峰看见小张的班长站在一旁，问：“老班长，你为什么不告诉他隐蔽？”

老班长瞅瞅团长，瞅瞅小张，为难地：“是他……跑……”

小张接上：“是我自己跑出来的。”

赵剑峰：“你跑出来干什么？”

小张：“报告团长，我是想……”

赵剑峰：“想什么？”

小张：“我想看看它怎样‘下蛋’。”

周围的众战士哄地笑出声来。

赵剑峰忍住笑：“乱弹琴，回班去！”

小张：“是！”

赵剑峰对老班长：“以后把他看住点！”

老班长：“是！”

队伍在行进。

从后面传来一个人的喊声：“老赵，老赵！”

赵剑峰离开行军队伍，站在路旁等待喊他的人。来的人是与赵剑峰年纪相仿，约二十五、六岁的红军指挥员。他微带喘吁，满面笑容地走到赵剑峰跟前。赵剑峰一见他那满脸高兴的样子，就扬起眉毛急问：“老岳，有好消息吗？”

岳天海笑眯眯地：“不错！”

赵剑峰着急地：“快说说，快说说！”

岳天海：“你得让我喘口气呀！”

赵剑峰耐着性子：“喘吧，喘吧！”

岳天海仍然笑眯眯地，稍停，说：“这可是个机密。”

赵剑峰实在忍不住了：“哎呀，我的岳政委，我怎么就受不了你这慢腾劲呢！”

岳天海：“别急，你听我说，刚才军团王参谋来了，他说刘伯承总参谋长到军团来，要组织一个先遣团，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

赵剑峰一震：“真的吗？”

岳天海：“当然是真的。”

赵剑峰还不太相信，悄声地：“不是说左权参谋长已经带兄弟部队奔大树堡去了，从那里过河打成都吗？”

岳天海也悄声地：“你呀，跟着毛主席打了这些年仗，还不明白这个奥妙？”

赵剑峰大悟，又高兴又着急地：“老岳，这可得赶紧钉上去，把先遣团的任务抢下来。走，马上去！”

岳天海：“人家已经定下来了。”

赵剑峰大失所望：“定下了！给谁了？”

岳天海：“说是给了……”他瞅着赵剑峰焦急的样子直笑。

赵剑峰：“你可真够人受的，说呀！”

岳天海：“给了红一团的赵剑峰团长！”

赵剑峰：“不是开玩笑？”

岳天海：“当然！”

赵剑峰大喜地跳起来：“岳天海，岳天海，我算服你啦，这样的喜事还能沉住气。快说，现在怎么办？”

岳天海：“去接受任务！”

赵剑峰听了，立即向四外看看，见一棵大树下，他们的两个警卫员牵着马正在等着他们，便大声喊：“牵马来！”

两个警卫员牵马走过来。

赵剑峰与岳天海迎上前。

赵剑峰立即上马，回头：“老岳，你这慢性子什么时候能改呢？”

岳天海笑：“你的急性子改了，我的慢性子也就改了。”

两匹马一前一后急驰而去。

清晨。

朦朦胧胧地，从山坡上可以望见山下有一座城池。

山路旁的草丛中，站着先遣团的团长赵剑峰和政委岳天海。在他们面前和周围站着的是先遣团的营、连以上干部。

岳天海：“同志们，前面就是冕宁县城。根据侦察人员的报告，那里的民防团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已经在昨天夜里闻风逃跑了，进城时估计不会遇到抵抗。这是我们进入四川后，取得的第一个县城，要教育每个战士都必须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城市政策，要做遵守纪律的模范。……”

这时，从山坡上，沿着休息的队伍，急匆匆走下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战士。她衣着整齐，扎着皮带，腰间还挎着一支手枪，看来是一个做政治、宣传工作的。她来到时正赶上岳天海讲话，便悄悄地站在人们的后面。

岳天海讲完，赵剑峰大声问：“还有问题吗？”

众人一口回答：“没有！”

赵剑峰：“那就回去行动！喂，还要注意整理军容。破鞋烂袄子想法换换，不要象个兵混子、叫化子似的。”

众人笑。纷纷转身散开。

谁也没有注意刚来的那个女战士。人都陆续走了，岳天海和赵剑峰也抬腿想走，女战士便抢上两步，迎面拦住，举手敬礼，面带调皮的笑容：“报告，宣传队长沈晓莹奉命来报到！”

岳天海：“咦！沈晓莹同志，你怎么来了？”

沈晓莹：“总部首长让我来跟随先遣团做宣传工作。”

岳天海高兴地：“哎呀，这可是雪里送炭。欢迎，欢迎！”

沈晓莹瞅瞅赵剑峰：“不过，你们这里有位性子急、脾气大的鼎鼎大名的赵团长，我可有点怕。”

赵剑峰笑笑：“小沈，你这话不错，以后加点小心吧！”

在山坡小路上休息的战士们，纷纷整理背包、服装。有的把破旧的草鞋脱下，从背包找出一双新草鞋换上，然后又仔细地将那双旧的包好放在背包里；有的换上了新军服；有的换上新五星帽徽……

小张所在的班里，战士们也正在整理军容。

老班长手拿针线在给小张缝衣服，一边缝一边叨咕，象个老妈妈：“看看，撕了这么个大口子，以后少淘点气吧！”

小张光着膀子坐在老班长身旁，他并没有听老班长的叨咕，脑袋里却在想别的。少顷，他问：“班长，过了冕宁就到‘倮倮’区了吧？”

老班长惊叫：“什么？你怎么还叫‘倮倮’？那是彝族，是我们的兄弟民族！”

小张赶紧说：“对，对！是彝族，兄弟民族。听说是